

灯的到来必然是喧闹的,伴随着锣鼓响,花花绿绿五彩缤纷的灯队招摇而来,极尽铺张之能事。忽然就想起一个成语:鲜衣怒马。这个成语解释了我们这个民族总爱把平淡的生活激荡出水花四溅的活力来,于是有了年,有了眼前的元宵灯会。

辛苦劳作了一年,终于有了一个堂皇的理由停下来,以年的名义恣意享乐一番,同时检点一年的得失,不失为一种智慧的生存态度。人生说短促却似漫长,像昏昏欲睡的夏日午后,即便时钟走得滴滴答答,依然睁不开困倦的眼。想想也是,就算清醒,健步如飞,又怎能走得过时间,怎能拽得住年的尾巴?倒不如欢欢喜喜辞旧迎新,与时间握手言和。因此,年成了人生路上的驿站,走累了,倦了,停下来,在这个交界点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暗暗积蓄能量走向新的一年,再把新年过成又一个旧年,一个个年像一圈圈圆满的年轮,积累出一生的厚度。

元宵和年总是充满瓜葛,元宵是人们对年的最后一点念想。

今年元宵节有乡间的舞狮灯会,一座小城沸腾了。

即使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诧异于我所在的小城忽然涌现出来的人流,这使我不得不重新打量这个与我血脉相依二十年的小城,却原来有一股我素来忽视的力量。像地底的熔岩突然喷薄而出,那些人忽然就从大大小小的街头直奔过来,脚步杂沓,面容热切。很快,我的前后左右都是人,陌生又熟悉。陌生是他们的面孔,熟悉的是一口和我相同的方言。

刚刚跨出旧历年,心里满怀着对新一年的憧憬,况且舞狮历来都是这个民族所热爱的一种传统文化活动。只是近年来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网络信息的铺天盖地,一些

人间的雪

胡静

节气明明是“雨水”,却细雨夹雪。雪籽敲击着玻璃窗,哗啦啦,沙沙沙,时急时缓,时重时轻,本在窗外,却又显得遥远。一会儿,雪籽变成雪花,飞絮般飘舞。我喜欢这漫天的雪,纷纷扬扬,把世间所有的悲欢,都暂时覆盖。

悲欢总会隐藏在人间:打工的人回乡过完年又要启程了,留守的老人、妻子和孩子,站在村口相送。老父老母拉着儿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迟迟不肯松开;妻子眼望启动的汽车,背过身去抹眼泪,丈夫跳下车,从身后抱住妻子,替她擦干泪;车站上,夫妻二人拖着行李,五六岁的女孩衣着光鲜,一手牵着爸,一手牵着妈,粉嘟嘟的脸似一朵盛开的桃花。爸妈同时松开了手,向女儿挥手告别。小女孩惊慌失措,接着嚎啕大哭,紧紧抱着妈妈的双腿,哭叫着:“不走,不要走!”

比生离更痛苦的是死别。去年正月初三,中午从医院大楼出来,早上的太阳不见了,天变得晦暗,风肆虐地刮,雪花漫天飞舞,似乎非得从这世上带走些什么。晚上,父亲走了,走

在茫茫雪夜,走进茫茫天宇。大雪,将他行走的足迹很快覆盖。

今年“小年”,又一个飘雪的日子,母亲带我们去墓地祭祀。雪,落在莹地上,消融了。父亲,伯父,大舅,二舅,也如雪一般消融于土地中。

亲人,一个一个走了;世间的无奈与悲欢,一幕一幕上演。

一个人走在雪地上,听着脚下嘎吱嘎吱的声响,声声慢,裹着悲悯与忧伤。低头,见一丛小草,从雪中探出小脑袋,那股嫩绿在白雪的映衬下,越发清新葱茏。心头一动,难道这场春雪是上天捎信来,告诉人们一切都将从头来过,温暖的春天就要到了?

万物轮回,该走的终究要走,该来的也终究会来。

雪天的夜晚,正是守静的好时刻。将心思定下来,翻阅林洪的《山家清供》。红尘烦恼,一时都忘却。《酥黄独》中说,雪夜,芋正熟,喜欢吃芋的朋友,带着酒来敲门,于是跟朋友一边围炉吃香芋,一边交流“酥黄独”的做法:熟芋头切片,研磨糍子、杏仁,

月如昼,人依旧

程琼莲



扬鞭 胡茂芹 摄

传统民间文化如舞狮等已渐式微,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尴尬局面,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

我理解这些从各条大小巷子里涌现出来的人群,理解了他们怀着的美好期盼。年热闹着呢,然而年亦寂寞着呢,在大红对联的喜气里,大家各自互不相扰看手机,抢红包,微信问候、朋友圈晒美食,我看到了年的寂寞。说到底也是人的寂寞。寂寞的人们总想抓住一丁点可以慰藉的热闹,况且它又是一次足以唤醒童年美好回忆的舞狮展演。这个消息来得激动人心,它让我们走出深宅大院,走出不锈钢防盗门,在黑夜里拉下冷漠的面具,你我他前胸贴后背地挨得

紧紧密密的,好像我们一直都这么亲切无间。

灯来了!人群兴奋起来,仿佛投下一颗石子水面,涟漪起处我看到一支灯火辉煌的队伍徐徐走近。鼓声铿锵中首先走过来的是一排宫灯,拖着长长的穗子,像一串串艳丽的流苏,旖旎妩媚风情万种地模拟着古代皇宫里的富丽堂皇。后面紧跟着两条虚张声势的彩龙,张牙舞爪,圆瞪着两只巨大的龙睛,好像也在惊异于围观人群之多。舞龙后面是舞狮,一对大大的忽闪忽闪的眼睛,巨大而又憨态可掬的嘴巴张得老大,像谁家养的宠物。

但如若你看到舞起来的狮子,则会被它的威武雄壮震撼!咚、咚

和上酱,拖面煎之,煎至略白滋味最妙。“雪翻夜钵截成玉,春化寒酥剪作金。”读到这句,仿佛闻到丰熟的谷香,看见白芋煎金的模样,嚼到酥软香甜的芋头,不由得感叹,这世界竟是如此的美好。

想起儿时居住的瓦屋。那时的雪更大,瓦屋顶上,盖满厚雪。屋檐下,挂着一串串亮晶晶的冰凌。孩子们喜欢看那透明的冰帘子,也喜欢拿把雨伞,敲下冰凌,当作冰棍嚼一嚼,冰凉,还有一丝丝清甜。用牙齿嚼,发出咯蹦咯蹦的脆响。牙齿冰得发麻,心里却爽歪歪。大人们拿铁锹,哗哗地铲雪,孩子们在一旁堆雪人,在雪地上奔跑,砸雪球,欢叫……

太阳出来了,雪开始融化。大院里,瓦屋融雪之声叮当作响,偶尔“轰隆”一声,是雪人坍塌。这是春节进行曲的前奏,高潮在后头——除夕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初一到十五舞龙舞狮的锣鼓声,热闹着呢。大人们隔着水帘子,坐在阳光下,在一片嘀嗒声中,忙着准备年货,孩子们在一旁殷勤地跑腿,讨得父母赏一块花生糖、芝麻酥或一把花生吃。

雪天的早晨醒来,天蒙蒙亮,赖在被窝里不肯起,迷迷糊糊又睡个回头觉。再次醒来,阳光照进窗棂,听到窗外融雪声,嘀嗒嘀嗒,一下一下,一声一声,清冷冷,清亮亮,清脆极了,也纯净极了,宛如天籁。真是天地之风雅颂!恰时,浓浓的豆香味

咚……苍凉沉重的鼓声像一首洪大的韵叹调,仿佛来自地底,又像是来自空中,神谕一般。要不就是从远古战场传来?天地也为之一震,月光在那一刻更明亮,银质的光辉洒遍全场。几只雄狮刚才还在手舞足蹈,鼓声传来的瞬间,它们像被注入了某种力量,一律抖擞起了精神,不再扑闪着眼睛卖萌,而是圆睁狮眼,随着舞狮人手中的彩球腾挪跳跃,蹲伏、揖拜、纵身、嬉戏,就地翻滚,鼓声时缓时急,彩狮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怒气磅礴,有时如蛟龙出海,有时如猛虎下山,但不管做出何种姿态与表情,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都不容人忽视,仿佛此刻它是一只真正的雄狮,在皎月与霓虹的映衬下,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借着气势磅礴的鼓声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在茫茫人海中它是否也深刻感受到了孤独?那一刻,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忘了它们是由几个舞狮人表演而成,而是把它们当成真正的雄狮,人们瞻仰着它无与伦比的力量,时时发出喝彩与叫好声。

面对出尽风头的彩狮,那两条不甘寂寞的彩龙立时使出浑身解数大显身手。舞龙人迈着矫健的步伐,高举手中的彩龙,舞得虎虎生风。远远望去,那巨大的怪兽真个像在璀璨的夜空中吞云吐雾、御风而行一般。它们或摇头摆尾,或首尾相顾,扭动、回旋、昂首,不可一世。舞龙人拿出了真正的绝活,他们回环盘旋着攀上一座垂直树立的梯子,远远望去只看到星月之下霓虹之上一条银龙傲啸苍穹,似要扶摇直上九天而去。巨龙的头顶,一轮银盘样的月微微俯首欢腾的人间。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年代不同,欢乐是一样的。在热闹的人群里,看着面前一张张喜悦的面容,不知道蓦然回首的灯火阑珊之处,会有着怎样的风景在等我。

飘来,开水壶嘟嘟地叫着,爱人在准备早餐。伸个懒腰,想起白居易的《晚起》,记不全,随手从床头翻出《唐诗》:

烂熯朝眠后,频伸晚起时。

暖炉生火早,寒镜裹头迟。

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糜。

慵倦还自晒,快活亦谁知。

酒性温无毒,琴声淡不悲。

哑然失笑,白老头的日子竟过得如此惬意、闲适,果真是“乐天大人”!最有趣的是,床边生着火红的暖炉,“融雪煎香茗”。妙玉给黛玉她们喝的茶,是采撷梅花上的雪煮的,那般风雅,怕是世间无几人能及,连黛玉这等清高之人在妙玉面前也自叹弗如。古人比我们有趣、会过日子多了!今日,自己也像古人一样过上“慵倦还自晒,快活亦谁知”的生活了。但要达到“酒性温无毒,琴声淡不悲”的境界,还需要漫长的修为。以安然之心顺天地之机杼,便可发现天地之趣吧。

